

心灵漫笔

文学照亮人生

吃元宵话团圆

多买些,让你们吃个够!”

二婶帮忙刷锅,三婶帮忙烧火,大家一起动手煮元宵。孩子们在院子里跑着跳着,祖父和祖母坐在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

元宵很快煮熟了。母亲先给祖父和祖母盛上,然后给每人盛一碗,半碗水里面,只有两个白白的元宵,不过那淡淡的香甜味道还是非常诱人的。大人们舍不得吃,要让给孩子;孩子们坚决推辞,一定要大人也尝尝。每人两个元宵,一家人就这样吃了起来。

我们都是初次吃元宵,感觉很新鲜。仅有的两个让我们吃起来格外珍惜,甜甜的、糯糯的,是我们不曾尝过的味道。吃完后,祖父说:“元宵虽小,情谊却深。家人互敬互爱,咱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……”

如今,大家庭已经有30多口人,但还保留着过年团聚的习惯,为的就是体验这种有福同享的气氛。我们不仅有福同享,还做到了有难同当,日子都过得幸福甜蜜。

这些年,三叔家杀了年猪,必定要分给我家和二叔家;二叔家蒸了年糕,也必定要分给我家和三叔家。平时谁家吃顿好饭,比如包饺子、蒸包子之类的,一定会让孩子端一些给祖父祖母和其他两家。在这样的大家庭中,我们都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。血浓于水,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最深厚的。

想到这些,我为刚才说的话感到惭愧。哥哥也挠挠头说:“我吃一个尝尝味儿就行了,也让我和大强他们尝尝。”我赶紧说:“妈,我去叫他们!”

一会儿,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我家。堂弟听说要吃元宵,兴奋得像猴子一样。堂妹说,总算要尝尝元宵是啥味儿了。母亲挨个儿点人数,有十几口人。接着,母亲数了数元宵的个数,笑了:“不多不少,正好每人两个!咱有福同享,都尝尝。等以后生活条件好了再



■王国梁

20世纪80年代,我还没见过元宵是啥样。我对元宵的概念来源于一首歌:“卖汤圆,卖汤圆,小二哥的汤圆圆又圆……”听别人说,汤圆就是元宵,圆圆的、白白的,味道甜甜的。不仅是我,大部分北方的乡下人都没吃过元宵。

那年,父亲买回家一些元宵。终于见到元宵了,哥哥急切地对母亲说:“妈,赶紧煮熟了尝尝!”我兴奋地说:“我要吃一大碗!”母亲正要煮元宵,父亲拦住她说:“别急,一会儿把爸妈还有老二、老三一家叫过来,咱一大家子一起吃元宵!”这是我们家族的习惯,谁家有什么好东西从来不会独享,必定要拿出来分享。祖父常说:“咱一大家子要有福同

心中那轮明月

■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

抬起头时,已是子夜。

开窗,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。透过楼栋之间的空隙,街上长明的灯光依然闪烁,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瞪着眼睛没有丝毫困倦的眼睛,注视着一切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,多么美好的团圆之日,有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的幸福,也

有天涯之人深情的“隔千里兮共明月”,彼此共对皓月之镜,醒时月是圆的,梦里月也是圆的。

四周一片寂静。追溯时光,二十年前的正月十五之夜,鞭炮声盈耳,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烟花味道。那时的元宵夜是鞭炮烟花集中绽放的盛宴,一挂挂红得耀眼的鞭炮“噼里啪啦”炸响,浓烟腾空而起,旋即四散,

然后变淡、变轻、变柔,慢慢升腾,随风飘摇,最后弥漫在空中。那时,家家都买有不少鞭炮,好像只有握着鞭炮才能实实在在触摸“年”的骨格与肌肤。

岁月无光,早春清晨。即使最黑的夜,心中也有着最圆的月。那既是每个月天上月亮的巅峰,也是每一日人间与亲人团圆的渴望。

记忆里的花灯

■陈来峰

我的故乡在农村,儿时最爱过年。因为我们不仅可以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美食,还可以在元宵节肆无忌惮地观花灯、闹元宵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,尽管农村并不富裕,但每到农历正月十五前,家家户户门前就会挂起形态各异的花灯,有小狗灯、公鸡灯、小白兔灯……我们更是高兴得满街跑,挨家挨户地观看。

其实,最令我们兴奋的还不是这些。到了晚上,最热闹的是镇中心广场的花灯会,

那里才是真正的灯的海洋。说闹花灯一点儿也不夸张。因为在那天晚上,十里八乡的百姓会蜂拥而至,将并不宽敞的大街挤得水泄不通,嬉笑声和着那五彩斑斓的花灯,将浓浓的夜色衬托得光彩夺目。

祖母是最爱热闹的人,也是最钟爱花灯的人。当天下午,祖母早就做好了晚饭,吃完后蹬着三轮车上我们一路飞奔,生怕晚了看不见似的。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灯会,是我一直在一个大狮子灯旁流连忘返,摸摸这、摸摸那,祖母却和小胖他们到别的地方

观看了。等到祖母气喘吁吁地回头来寻找我时,我还在贪婪地看灯呢!祖母对着我好一顿训斥,我再也不敢大意了。

再后来,祖母越来越老。我上初中时,祖母摔了一跤,不会走路了,说话也含糊不清。记得那年看灯,是我和小胖骑着三轮车载祖母去的。那次祖母尽管一直在车上坐着看,但她那满脸的兴奋和那眼角溢出的泪花让我久久难忘。那个新年,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年。愿花灯永远照亮我们的记忆、照亮我们美好的明天!



国画 虎虎生威

陈凤莲 作

老家的烟花会

■谢伟锋

空旷的戏楼静静地伫立在夕阳之下,落寞而孤单,一只鸟落在屋檐之上,发出“嘶鸣”之声,如同准备出场的老旦在后台亮嗓,清脆却又苍凉。戏楼建起好多年了,精美的雕饰与那发黄而撕裂的帷幕显得极不相称,那婉转悠扬的唱腔顺着楼顶直冲云霄,随风飘散……

戏楼对面是一座庙宇——黑龙王庙。庙中生长着一棵有悠久历史的老松树,头部枯焦,旁枝却极为茂盛,相传是一条断了尾巴的黑龙所

化而成。当然,最吸引人们前来的则是这里农历正月二十五特有的烟花会。烟花会那几天,用人山人海、摩肩接踵来形容它的热闹丝毫不过分。赶会的人赶的是热闹、赶的是新的一年有个好收成;聚会的是亲情、聚的是祝福与祈愿。那一晚的烟花会对当时的人们来说,称得上是饕餮盛宴。

烟花会由我们几个村庄共同举办,每个村庄负责一项:有专门扎架子的,有专门负责鞭炮制作的,有专门负责烟花制作的……总之各有分工,井然有序。烟花架高达十多米,分好几层,每层放置的东西不一样,等

燃放起来那才叫一个绚烂多彩。

随着太阳慢慢西沉,人们的情绪已燃了起来。为了占一个好位置,人们早早地吃过饭,拉上亲朋好友,有说有笑地赶往烟花燃放场地。烟花架旁人声鼎沸,大家都在猜测今年的烟花架上会有什么新产品,和往年比会不会更加好看。总之,不到燃放那一刻,人们是不会闭上嘴的。这时,在人群来回穿梭的也少了吹糖人的、卖糖葫芦的、卖麻花的……叫卖声、打闹声、问候声,声声入耳。但这一切都会在“吱”的一声之后俱归于沉寂,偶尔的一两声小儿哭闹,也会在大

人的轻声吓唬下只剩下抽泣。

天已完全黑了下来。随着烟花架上钻天猴“吱”的一声飞上天,烟花大会便正式开始了。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烟花架和深沉的夜空,绝不会乱说话。那一刻,人们的心在作最后的放松,因为赶会之后人们又要各奔东西,追求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了。

一片片雪花在拳头跳着最后一支舞,精彩却孕育着希望,昨夜的烟花碎片被埋没在一片雪白之下。一切又归于平静,人们开始各忙各的。戏会落幕,烟花会散,但生活还得继续。

■刘宏伟

老家的小院里,不知何年何月开始生长藿香,最多时候长了几十株,且年年发芽,恣意生长。所以,老院总弥散着一种特有的植物芬芳,记忆的闸门也总在这阵阵香气里打开……

爷爷是十里八乡颇有名气的看病先生,开过一家药铺。但爷爷的名气不仅是靠治疗伤寒病效果好而来,还有他的善行善举和仗义疏财——遇到穷困之人,少收钱或不收钱是常有的事。

爷爷老来得子,对父亲虽然宠爱有加,但在教育上很是严格。父亲5岁时就背《药性赋》《汤头歌》,开始了学医启蒙。

爷爷去世的时候,父亲14岁,叔叔8岁,奶奶双目失明。尚未成年的父亲和叔叔突然没有了爷爷这棵大树的庇护,顿觉无依无靠。但父亲没有被苦难压倒,凭着家传的医学知识,挑着担子到集市上卖中药以维持生计。为了进到既便宜又质量好的中药,父亲常常要步行两三天走到禹州,仅凭肩膀挑,一趟下来买回来的中药也有限。在过去的洪陈店集上,一河之隔的张湾村的姥爷就是相中了父亲的聪明与能干,没有嫌弃他穷,把姑娘许给父亲,父亲才有了一个安稳的家。

母亲没有上过学,但善良能干,家中的事里里外外都是她来撑着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凭借念过几年私塾和拥有一技之长而参加了工作,先后创建了好几家门市部,经销中西药,且都经营得非常好。母亲在家供养我们兄妹6人,拼命地挣工分,再苦再累从无怨言,好让父亲在外安心工作。退休后,父亲回到老家开了中医诊所,充分发挥他的一技之长。

炎炎夏日,我回到老家,母亲做的捞面条是我的最爱。她常常摘下最嫩的藿香叶,配上自家种的大蒜放在一起捣成汁儿,既是捞面条的绝配又护肠胃。我总觉得,没有这料汁儿,捞面条就缺少了灵魂。秋天,母亲将成熟的藿香从根部割下,切成小段、晒干,就成为一味中药。如今,很多人还把藿香当成了一种观赏植物。每每闻到藿香味儿,我都会想起老家的院子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长大成家,走出了飘散着药香的家。如今,依然生活在老家的父亲少言寡语、行动缓慢,但他那踏实肯干、自立自强、不怕困难、乐观向上的良好品格,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

别样情怀

■马亚伟

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花开的照片,从不同的角度拍出了花之美,并附有文字:“我养的解忧花开啦。”照片上的花开得正盛,宛如一树风铃,似乎能听到“叮咚”作响。

不过,朋友养的花我认识,根本不叫什么“解忧花”。我发微信纠正她说:“这种花叫‘水晶茉莉’。你听说它叫‘解忧花’?”朋友发过来一个大笑的表情说:“对我来说,花能开解忧。所以我叫我的花为‘解忧花’!”朋友的这个说法倒是蛮新奇的,解忧花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。

朋友继续说:“我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:每

一朵花开,就要解我的一个烦忧。没想到这样真不错,很有治愈效果。我有时候一个人独坐在阳台上,看着花一点点开起来,好像真的能听到花开的声音。等到花朵满枝的时候满屋子的馨香,我心中的烦忧也一点点消散了。整个人像被花香熏染过,觉得心里亮堂堂的,仿佛有万丈光芒照进来一般。那些琐碎的烦恼全都无影无踪了。何以解忧?唯有养花!”

原来朋友的“解忧花”是这样来的。我很欣赏她的自我疗愈方法,用美好的事物来愉悦自己,达到排解负面情绪的目的。人生在世,烦恼和忧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。善于排解

不良情绪,是一种生活智慧。

我想到了爱人养鱼。我经常看到她静静地坐在鱼缸旁看着那几条鱼在水里游来游去,有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我很纳闷,天天看这几条鱼,到底有什么可看的。有一次她对我说:“你看这几条鱼,在一个不大的鱼缸里畅游,真的是在玻璃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。看它们活泼的样子,你会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灵气和生动。看着看着,我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小鱼,自由畅快地游着,想吐个泡泡就吐个泡泡,想潜入水底就潜入水底。看一会儿我养的鱼,就觉得世界再大,大不过一个鱼缸;万物纷繁,不过都像鱼儿一样简单活着。内心

变简单了,就会纯净;内心纯净了,就不会被外物所扰。”

原来如此。养鱼养出了“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”的境界,这不是也是内心潜意识的自我疗愈呢?只有用积极健康的方式解忧,才能真正达到清洗尘垢、澄澈心灵的效果。养一株“解忧花”、种几棵“解忧草”、养几条“解忧鱼”、唱几曲“解忧歌”、吟几首“解忧诗”,或者像那些志趣高洁的古人一样寄情山水和田园。世界如此多姿多彩,解忧的方法也数不胜数。发现世界的种种美好,融入美好的事物之中。只要找到属于你的“解忧花”,你便能与自己握手言和,便能与这个世界温柔相处。

我养的那些花儿

■韩芳

阳台上侥幸成活的植物让我由衷敬佩。我们一家三口在养植物方面都不擅长——要么十天半月没人想起来给花草草浇水,要么相隔几分钟或数小时都会都给它们浇水,那些花草要么旱死要么涝死。在这种情况下能存活下来,那生命力绝对强。

前几年,我家最茂盛的植物非天竺葵莫属。一个高高大大的瓷盆,里头随意插了一枝天竺葵,被我遗忘在北边阳台的角落。当百花凋谢的时候,它往往给我惊喜,红色的花朵一簇簇绽放在枝头,成为我那一股炫耀的对象。天竺葵生命力顽强,每每繁衍出许多枝头被我一一剪下。时间久了,它就又被我遗忘。

“金枝玉叶”的名字很好听。在太阳照耀下,它的枝是黄色的、叶是绿的,故名“金枝玉叶”。这植物来我家也是偶然——我在别处掐了一枝插到了花盆里,就这样长成了如今的模样。它们其实不应该叫“金枝玉叶”,因为我从来不会修剪,所以我养的都貌似微型的树。如今,它的根已经很粗了,枝也伸得特别长,看上去张牙舞爪,叶子不够茂密,但枝上偷偷长出了小小的嫩芽。植物的生命力真旺盛!虽然感慨,但我仍旧狠心地拿出剪刀,把枝丫都剪了下来送给别人。剩下老的根,再留下几个小小的枝头,插在空余的小花盆里。

我性格很相似。大概也是心存感激,每到春天发芽,我就想起来浇浇水,想不起来也无所谓。生长一段时间后它就自发地开花,等我发现,花就开得正好。花开了好几番以后,我想起朋友交代的话:“花开完后你就剪掉枝,别让它长了。”等过了冬天,它就又发芽了。”我不知道这话我记得对不对,但这盆花绝对是最听话的花。生长、开花、被剪、再生长,好像在我演示一个倔强的人生。不过这人生我喜欢,自开自落自烦恼,活在自己的世界就好,不用按照别人的意愿过一生。

都说吊兰和绿萝最好养,我却被家人和朋友称为“吊兰杀手”“绿萝杀手”。我养的吊兰总是灿烂一季,等到来年就蔫焉的。我看到枯

黄的吊兰叶子末梢,总是掂起剪刀,“咔嚓”一声,吊兰舒展的身姿顿时成了秃尾巴鹰。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种花还有一个词语叫“翻盆”。吊兰的根基太繁茂了,在盆里缠绕,新的一季需要把土和根倒腾一番换一换土。

阳台上最不能提的是两盆兰花。妹妹从湖北带回来的花,妹夫整好土、买好盆,选了最好的送给我。千叮咛万嘱咐浇水要浇透,可以十天半月浇一次,不能经常浇。我答应得非常好,也记得拿桶来泡半个小时。但我的记忆力经常和我开玩笑。有一次泡兰花时,我竟去了许昌,那盆兰花在阳台上足足泡了六个小时!

我人虽然懒,但热爱种花的心不死,那就继续折腾吧!